

歷代文選
標點精校

秦漢文選

上

歷代文選
標點精校

秦漢文選上 目次

馮諼

蘇秦以連橫說秦

鄒忌諷齊王納諫

趙威侯問齊使

莊辛論幸臣

魯仲連義不帝秦

唐雎不辱使命

上秦昭王書

遺燕將書

遺章邯書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國策

范雎

魯仲連

陳餘

諫逐客書

李斯

察今

呂不韋

呂不韋列傳

司馬遷

報柴將軍書

韓信

與淮南厲王書

薄昭

奏吳王書

枚乘

重諫吳王

枚乘

七發

枚乘

論積貯疏

賈誼

過秦論

賈誼

治安策

賈誼

至言

賈山

戰國策序	劉向
貧富篇	桓寬
身之養重於義	董仲舒
諫獵書	司馬相如
報孫會宗書	楊惲
與彭寵書	朱浮
誠兄子嚴敦書	馬援
九歌	屈原
漁父	屈原
解嘲	揚雄
子虛賦	司馬相如
奏記鄧禹	馮衍

秦漢文選 目次

四

答蘇武書

.....

李

陵

與竇憲書

.....

崔

駟

與黃瓊書

.....

李

固

歷代文選
標點精校

秦漢文選上

馮諼

戰國策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答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

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慳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其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

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賈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賈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諼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

【國策】一名戰國策，漢劉向哀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并爲一編，名戰國策，又名長短書。司馬遷作史記，多採其文。有漢高誘注三十三卷，宋鮑彪注十卷本，元吳師道注十卷本。今以高注爲通行。文辭綺麗，不亞左氏傳也。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

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

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紼，媵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媵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捲門桑戶樅

樞之士耳。伏軾擗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嫪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嫪，何前倨而後卑也！嫪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

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于朝廷。

趙威侯問齊使

國策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也。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

子無恙耶？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十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莊辛論幸臣

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

淹乎大沼，俯囓鱗鯉，仰嚼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啓廬，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鄢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魯仲連義不帝秦

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

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于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

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

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則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

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唐雎不辱使命

國策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蠅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于天，與臣而

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喻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上秦昭王書

范 雎

臣聞明主泄政，有聞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王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

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

【范雎】戰國魏人，說秦昭襄王以遠交近攻之策，得爲相，封應侯。

遺燕將書

魯仲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

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

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十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魯仲連】戰國齊人，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游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請帝秦，仲連義不許，秦軍爲却。後田單言于齊王，欲爵之，連逃於海上。

遺章邯書

陳餘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記，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

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鑕，妻子爲僇乎？

〔陳餘〕漢大梁人，初與張耳同仕趙王武臣。後張耳降漢，與韓信破趙井陘，斬餘于泚水上。

諫逐客書

李斯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城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崐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馱，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

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資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察 今

呂不韋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口悖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

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將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澗水，澗水暴益，荆人弗知，夜循表而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尙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

斷，不期乎鎡鄒；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下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呂不韋〕秦陽翟之大賈，賈於趙。時莊襄質趙，以不韋計得歸嗣位，不韋爲相，封文信侯。不韋嘗納邯鄲姬，有娠，獻之莊襄王。生子政，卽始皇也。始皇時，尊不韋爲仲父，通於太后，畏罪自殺。嘗著呂氏春秋，懸之國門，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呂不韋列傳

司馬遷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

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

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鈞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

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詔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

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茵陽。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

卒以反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云：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報柴將軍書

韓信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韓信】漢初淮陰人家貧不能治生，有一漂母哀之，飯信數十日。淮陰少年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熟視，俯出跨下，一市皆笑信怯。信初以策干項羽，不用，去而事漢。蕭何薦之，拜爲大將，伐魏舉趙，降燕，破桀將龍且於濰水，爲漢三傑之一。初爲齊王，改封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後有人告信謀反，高祖僞遊雲夢，執之，赦以爲淮陰侯，卒爲呂侯所殺。

與淮南厲王書

薄昭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黜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

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

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補昭】漢文帝母薄太后之弟，名昭。庶王高帝子，就封淮南。文帝時來朝，以私怨殺辟陽侯，審食其。帝赦其罪，及歸國，屢爲不法，帝令昭以書責之。王不聽，復謀反，事覺，廢徙蜀，道死。

奏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

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上書諫吳王，不納。去之梁，孝王尊爲上客。善屬文，嘗作七發。武帝時，乘年已老，以安車蒲輪徵之，道卒。枚皋，卽其子也。

重諫吳王

枚 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柞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柞，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罔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

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牛。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偪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七 發

枚 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構，紛屯澹淡，唏噓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漂，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

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涼，甘醲肥厚；衣裳則雜繹，曼煖燁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尙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聞彊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鍼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鸚黃鴟鴞鳴焉，莫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鷓鴣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擊斫，斫以爲琴。

野蘭之絲以爲弦，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螻蛄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牯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實，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薄者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參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穉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

鷺，孔雀，鸕鶿，鵝，鷓鴣，翠鬣紫纓，蝮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溲壽
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欄，極望成林，衆芳芬
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
陳，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
舒，陽文段干吳娃，閼娵，傅予之徒，雜裙垂髻，日窈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彼蘭
澤，嫵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
能也。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
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揜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
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鷲鳥，逐馬鳴鏢，
魚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
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
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連，旌旗偃蹇，
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

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咒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
禮禮，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
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
無斃。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
而有起色矣。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
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
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傲兮，儻兮，浩瀆瀆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
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
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
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
澳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
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

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
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
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
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
繹。顛顛卬卬，楛楛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旬隱旬礪，軋盤湧裔，原不
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埒，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
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菱軫谷分，迴翔青篴，
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陵赤岸，擘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
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發怒屋沓，清升踰躑。俟波奮振，合
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湧雲亂，蕩取南山，背擊
北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滄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
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
閤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

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泯然汗出，霍然病已。」

論積貯疏

賈誼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而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并舉而爭起矣。而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其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嶠，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賈誼】漢，洛陽人，李斯之學，傳於吳公；吳公傳之於誼。文帝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定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而卒。年三十三，世稱賈太傅。又以其年少秀才，稱爲賈生。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

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隆朱猗頓之富。攝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耒耨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治安策

賈誼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安全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世，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

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寔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之，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髓髀

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二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亦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劃定地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

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己。病非徒瘡也，又苦蹠齧，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蹠齧，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至言

賈山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

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日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謔，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驚馳，旌旂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

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閉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譏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衞在前，視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于芻蕘者，求善無壓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

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此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象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

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諧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纁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

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于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於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于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

者也。

【賈山】漢潁川人。涉獵書記。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高士奇曰：肫摯紆徐，深得古人之旨，不媿至言。勵杜納曰：筆勁以峭，詞典而腴，逸篇奇氣磅礴，絕無蹊徑可尋，直與長沙伯仲。姚鼐曰：雄肆之氣，峭薄極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况東京而降乎？後文帝除鑄錢，令賈山又上書諫，復禁鑄錢。

戰國策序

劉向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竝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

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竝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

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儕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初爲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材俊，向以通達能文與焉。爲人簡易無威儀，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數上封事，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語甚切直。元帝時爲中壘校尉，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

貧富篇 鹽鐵論

桓寬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冊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子貢之廢著，陶朱公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人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大夫曰：山嶽有饒，

然後百姓澹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漑陂澤；邱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爲金爐大鐘，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澹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載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飢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縲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

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以其多於財，以其富之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鹽鐵論】昭帝時，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弘羊互相詰難，桓寬集其語爲鹽鐵論。

【桓寬】漢汝南人，字次公，治春秋公羊之學。宣帝時，舉爲郎，累官廬江太守丞。

身之養重於義

董仲舒

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尙榮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

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且貴，則羞辱大惡。惡深者禍患重，非立死其罪，卽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無大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也，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儻以必正之，直殘賊

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董仲舒】漢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武帝時，以賢良對天人三策，爲江都相。仲舒學有原委，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爲漢醇儒。多官家居，朝庭有大議，常遣使就其家問之。所著有春秋繁露等書。

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檝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騁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

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茅坤曰：辭直而文磊落，倪思曰：憂愛懇款，語意長厚，可謂奏疏法。一字一句，形容精密，雖有千賦，不及此疏也。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讀書擊劍，武帝擢爲中郎將，建節乘，傳至蜀，通印祚還，報帝大悅，爲人口吃而善著書，所作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豐贍富麗，漢魏六朝之文人多倣之。

報孫會宗書

楊 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

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

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顧勉旃，毋多談！

〔楊惲〕字子幼，敞子。初爲中郎將，以誅霍氏功，封平通侯。後與太僕戴長樂有隙，長樂告其誹謗，詒免爲庶人。惲旣罷職家居，喜結納賓客。會宗以書戒之，惲不聽。後爲人所告，下廷尉案驗。得此書上之，宣帝見書中『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等語，大怒，以其誹謗朝廷，坐腰斬。

與彭寵書

朱 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

能致命一殞，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鷄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仕建武中至幽州牧，大將軍，封舞陽侯。彭寵爲漁陽太守，王郎之叛，轉糧食有

功。世祖接之，不能滿其意。浮與寵素不協，因譖之，寵遂反。浮以書責之，寵後爲奴所殺。

誠兄子嚴敦書

馬援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纈，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初依隗囂，後歸光武。隗囂叛，據隴西，援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因以破囂。建武中，拜伏波將軍，征交趾，平之，立銅柱以表功。武陵五溪蠻反，援復將兵討之。時年已八

十餘嘗謂賓客曰：「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又言：「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後果卒於軍，封新息侯。

九 歌

屈原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瑯。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愠懣。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荃橈兮蘭旌。望涪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權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荃壁兮紫壇，播

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椽，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櫨兮旣張。白玉兮爲
鐘，疏石闌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饗兮廡門。九嶷嶺
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
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
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洲，何壽夭兮在余。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
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阡。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
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鱗鱗，高馳兮冲
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
合兮可爲！

少司命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余。夫人自有兮美子，荃何

爲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僚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愴兮浩歌。孔蓋兮翠旒，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東君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緇瑟兮交鼓，簫鍾兮瑤虬。鳴鱗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媿。翻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

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龍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余。

山 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余。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 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

陳兮躡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屈原】戰國時楚人，名平，別號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輩譖而疏之。乃作離騷，襄王感悟。襄王時復用讒，謫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於五月五日，自沉汨羅江而死。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淪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醑？何故深思高舉而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

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湘流，葬於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解

嘲

並序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儂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綱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運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制以鑽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縑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

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空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立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鷗臯而笑鳳凰，執蠖蜒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立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兪跖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立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立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卽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

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性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楊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好學，博極羣書，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沉思。成帝時爲郎，給事黃門。著有法言十卷，太玄經，及揚子雲集六卷。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妫，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

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脚麟，鷲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願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崑鬱，隆崇聳峯，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附，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瑊玦立厲，瑱石砥砢。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江蘼蘘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於巫山。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薛莎青蘋。其埤溼則生藏蓺蒹葭，東牆雕胡，蓮藕觚盧，菴闔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鼉。其

北，則有陰林，其樹榿枌豫章，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檀梨栲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鷦鷯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猖狂。于是乎，乃使剗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旒，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娥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蹴蚤蚤，躡距虛，軼野馬，轉陶駘，乘遺風，射游騏，倏睥倩利，雷動森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兩獸，揜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虜受誅，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緡，揜紵綺，雜織羅，垂霧縠，雙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粉粉袿袿，揚袍戍削，蜚纒垂髻，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繞至綏，眇眇忽忽，若神僊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嬰姍勃率，上下金促，擿翡翠，射駿驥，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鴛鵝，雙鷁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棹，張翠帳，建羽蓋，罔璫瑁，鈎紫貝，撻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虫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

車按行，騎就隊，繞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台，泊乎無爲，澹乎自持，苟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所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覲吾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瑯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邱，徬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與其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儻瑰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倅，充物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高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詳】王世貞曰：屈氏之騷，騷之怪者也。長卿之賦，賦之怪者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

奏記鄧禹

馮衍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臯，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蠶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莽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

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屬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

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足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博迪羣籍。後漢書衍本傳載是錄，係與鮑永書，與衍集互異。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

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勿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免。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忤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

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菹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剝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

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嗣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李陵】字少卿，漢隴西成紀人，廣之孫。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謙讓下士。天漢間，將步卒五千人，深入匈奴，矢盡，不得已而降。

與竇憲書

崔駰

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純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中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郟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瀆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雅善文辭，肅宗好之，爲寶憲上客。後漢章帝崩，和帝立，寶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憲不能用，卒以罪誅。

與黃瓊書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李固】字子堅，南鄭人。少好學，順帝陽嘉二年，以對策第一爲議郎，累遷至太尉，後爲梁冀誣害，死獄中。

● 四六文選
增廣詳註

(分)類

駢文觀止

二 三
分 角

● 四六
精 華

(分)類

駢體應用文選

二 三
分 角

● 四六
作 法

駢文通

(附駢文) 一 角
名著讀本 八 分

● 古
作 法

古文通

(附古文) 一 角
名著讀本 八 分

● 國
門 徑

文言文作法百日通

一 角
六 分

●

金聖嘆 唐伯虎
鄭板橋 祝枝山

四大才子尺牘

二 三
分 角

上海望平街
中西書局
最新編印
獨家發行

海 上

印 編 社 書 圖 通 大

行 發 局 書 西 中